

慧律法師佛學講座-楞嚴經(73)

第七十三講: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(52)

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

《楞嚴經義貫》386頁，[4·顯示見性不失。]這個題目最主要是說：顯示眾生雖然顛倒，但是，見性並沒有失去。經文：「阿難即從座起，禮佛合掌，長跪白佛：「世尊，若此見聞必不生滅，云何世尊名我等輩遺失真性，顛倒行事？願興慈悲，洗我塵垢。」」

{註釋}。「名我等輩」：就是稱我們這一些人。{義貫}。「阿難」此時即從座起，「即從座」而「起，禮佛」之後，「合掌長跪」而「白佛」言：「世尊，若此」能「見」、能「聞」之性，是如世尊方才對波斯匿王所開示的是「必不生滅」的，那麼「云何世尊」在先前卻「名我等輩」人是「遺失真」心本「性」，而為「顛倒行事」之人呢？惟「願」如來再大「興慈悲」，以甘露法水「洗」卻「我」等之無明「塵垢」。

這個無明，包括微細還有粗糙，最強烈的就是妄動，微細的妄動而不覺知，這所衍生出來的會有二層的障礙，一、就是煩惱障，二、就是所知障。所謂煩惱障、無明，他是莫名其妙的就動念，無明像一陣風，無可捉摸。那麼，這個無明，當他養成一個習慣的時候，他的堅強的個性、習氣就很難自拔，莫名其妙

他就會煩惱；莫名其妙他就是卡在那個地方，就是怎麼樣都跳脫不過去，沒有這個能力。所知障呢？就是後天所學習的、所知道的，這些語言、文字、音聲、意識型態，又變成一種障礙。

所以，這個煩惱障、所知障，所構成的這個無明很難去除，最重要的就是沒有見性，沒有般若的思想，所以，掙脫不了那一種強大的，沒有方向，有時候無明一下子從東邊來，一下子從西邊來，任何的時空，他都會產生無明，有時候人家不理他，他自己也會產生無明，這個就是如來藏性淹沒了，無明作主，無明作主。所以，修行要從心性下手，就像洗衣服一樣，這一顆心必需徹底的洗、洗淨，洗乾淨，要從自性中洗，重複的一直訓練，把這個髒衣服的污垢全部洗乾淨，我們的心也是這樣。所以，法亦頓亦漸，所以，每一種都必需有點滴的功夫，慢慢的累積才有辦法。講到這無明塵垢就是這樣，煩惱障、所知障、微細無明、粗糙的無明，概括統統叫做無明。無明就是惑，惑就會造業，造業就會受苦。

**387頁**，經文：「即時如來垂金色臂，輪手下指，示阿難言：「汝今見我母陀羅手，為正為倒？」阿難言：「世間眾生以此為倒，而我不知誰正誰倒。」佛告阿難：「若世間人以此為倒，即世間人將何為正？」阿難言：「如來豎臂，兜羅繇手上指於空，則名為正。」」

「佛即豎臂，告阿難言：「若此顛倒，首尾相換，諸世間人一倍瞻視。則知汝身與諸如來清淨法身，比類發明，如來之身名正徧知；汝等之身號性顛倒。隨汝諦觀，汝身佛身稱顛倒者，名字何處號為顛倒？」於時阿難與諸大眾，瞪瞽瞻佛，目睛不瞬，不知身心顛倒所在。」

翻過來，**388頁**，{註釋}。「母陀羅手」：梵文  (mudra)，就是印也。佛說法時常結手印，修過密宗的都知道；我們顯教的，很多也都有放蒙山的習慣，這種功課，所以，結手印變成大家都很熟悉了。佛說法時常結手印，表示與所說的法是相應的，並有加持義，所以稱佛手為寶手印。

「若此顛倒，首尾相換，諸世間人一倍瞻視」：「首尾」，就是上下。此言，若將此手之上下顛倒一下，首尾交換一下位置，你們便稱那是正、或者是那是倒，這實在是世間之人，以加一倍之迷執之眼（就是迷上加迷），來瞻視此本無正倒之相的手：以手本來就沒有正跟倒，而你們一定要把指端上指之相稱為「正」，這已經是迷了；若再見手指之上下交換，而將指端下指，便進而稱那是「倒」，因為此「倒」相之計，是從先前計「上指」為「正」而來的，計「正」已經是「迷」了（——於實在無「正」相之中計正），再依「正計」而起「倒計」，也就是迷上加迷，故是「加一倍的迷執」。

「如來之身名正徧知，汝等之身號性顛倒」：如來之身名正徧知，就像手的「上指」名為正；佛是大悟了，悟如來藏性。而汝等之身號性顛倒，為什麼叫做顛

倒？就是處處著、處處分別，習氣斷不了。猶如手之「下指」為倒；然「手」本身實無正倒，手比喻作每一個人，心、佛、眾生，其實是三無差別，這隻手本來沒有所謂的正跟倒，為什麼？同是一隻手啊，只是擺的方向不同而已，「正、倒」但是假名，並無其實——實並無一法名為「正手」，亦無一法名為「倒手」可得。同樣的道理，這個真心本性，生佛本來就是一如的，它本身實在是無所謂的正、也無所謂的倒，正倒都是名相，「正倒」但是假相、但是假名，無實體可得。

為什麼無實體可得呢？因為都是緣起，都是性空，緣起就是無自性，本來就一切法無生。所以，禪宗叫我們參：父母未生前本來的面目，是什麼意思？就是無生法忍。諸位！這樣子不能體悟，不能體悟，好！現在講一個例子，譬如說：我現在從台灣坐飛機到美國，現在要講無生法忍，你要好好的體悟。現在我們坐飛機，從台灣坐到美國，諸位！有沒有到美國？有沒有到美國？現在要站二個角度，站在事相上來講，從台灣坐飛機到美國，事實上它就是有，這個是站在緣起的角度，從台灣移動到美國，這是事實！諸位！再更深入一層的，冷靜的剖析一件事情，就不是這麼一回事，這個色身，慢慢把它減少十歲，十歲前、二十歲、三十歲、四十年前；或者是我們老一點了，五十歲；再進一步，父母還沒有生我們的時候，現在回歸到爸爸媽媽還沒有結婚，我們在哪裡？沒有，沒有認識一個台灣，也不認識一個美國。

好！父母沒有生我們的時候；現在慢慢由這個角度，來理解空性的道理是什麼，我們本身並不存在。佛法它是塚觀，塚觀就是說：我們父母沒有結婚，沒有生我們，我們到死化作一堆白骨，也沒有！從畢竟無，緣起父母結婚，變成小寶貝出生，慢慢把我們養大，慢慢把我們養大，在養大的這個過程當中，每一念、每一個緣起，都是生滅無常，都是生滅無常，都是緣起，都是無自性。好！父母沒有生我們，畢竟無；現在出生了，變成緣起，畢竟有，這個緣起是剎那生剎那滅，因緣生又因緣滅，吃了東西消化，新陳代謝，慢慢慢慢我們生、老、病、死，死亡火化以後，又變成一堆骨灰，從畢竟有又變成畢竟無。

所以，生命它只是個緣起緣滅，生滅如幻的、不實在的，而我們不能體悟。所以，我們什麼事情都定位：是事實的有，是實實在在的有，這個問題就出來了！而事實上，究竟來講是沒有，因為它諸法是畢竟空。所以，法必需從理上來講，和從事相上來講，從理上來講，一切法本自無生，因為因緣生它就是無生，一棵樹也是這樣，小小的，慢慢澆水、施肥、陽光、除草，這一棵樹慢慢的成長，開花、結果，我們吃到的水果，萬法無一法不是生滅無常；萬法無一法不是緣起，而不是緣滅，而必需把這個角度放寬到整個宇宙，整個宇宙就是四大種，在演一齣戲，在演一齣虛妄的戲；演一齣虛妄的戲，但是，我們卻看不透這個緣起的假相。所以，我們沒有辦法體會到一切法無生，沒有辦法理解，就是因為我們對畢竟空的道理，沒有辦法好好的去領悟。

所以，我們總認為：咦？這個事實上就是有啊，這事實上就是從台灣到美國啊！怎麼會沒有呢？這個是站在緣起的角度說：它就是有。所以，這個就是所有世間都必需在緣起同時定位，在緣起的假相裡面同時定位，在假相裡面突不破，在假名裡面突不破，究竟分析起來，沒有實體可得，沒有的！諸法本來就是空的東西。佛陀是真理的發現者，而佛陀就是第一個去發現這個法性本來就空，原來整個宇宙，完全只是地、水、火、風、空、見、識這七大在循環，在循環；而我們從一出生，打從出娘胎，就是意識、就是執著，加上後天的教育，就是語言、就是文字、就是學歷，所以，那個所知障就愈來愈重……愈來愈重，因此就變成有正等正覺的正遍知的名詞；也有眾生，顛倒性的眾生。

所以，當你究竟悟的時候，沒有東西可以修行，方便說：你必需要借重事相修行、磨練；究竟義來講，沒有眾生可度，自性本來就空。這個宇宙，不要說我們現在父母未生前，整個地球，在四十六億年前，這個地球根本就不存在，哪來的什麼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？現在不要說以我們八十歲的角度來講；以整個地球四十六億年的角度來講，地球本來就是不存在的，是緣起的，太陽系初創的時候到今天，經過冷卻，經過下雨，經過有機物，經過陽光，變成的DNA，變成有機物，它就是這樣子一直轉化，然後從海中，單細胞、多細胞；再來，兩棲類；再來，人類獨立，因為時間、空間、飲食不一樣，空氣也不一樣。所以，恐龍的時候，你看，體積那麼大，那個時候，空氣都完全不一樣，這體積就很大，時空不一樣嘛！

所以，我們要如此的來理解跟體會，沒有眾生可度；沒有行可以修；也無佛道可成，心如如不動，進入叫做萬法一如，性相本一如，也無所謂的住；也無所謂的無所住，這個都是頭上安頭，多餘的東西。好！慢慢這樣理解，就了解一切法無生，本自如。所以，你念佛求生極樂世界，若生實不生，說去實在有去，說往生極樂世界是的的確確有；可是，就本性來講，沒有，沒有！娑婆就是極樂，極樂就是娑婆。可是，對凡夫來講，你不能這樣講啊，你不能說：台灣就是美國啊！對不對？就究竟空義來講，沒有台灣、沒有美國啊，因為連地球都沒有啊；就事相來講，事實上就是有台灣；事實上就是有美國；事實上就是有惡劣的環境；事實上就是有好的環境，如是慢慢的體悟，必需站在事相緣起的角度說、站在一切法無生的理來說，然後事相不壞理，理不壞事，如是法亦頓，就是理無生；法亦漸，就是必需事修、必需要磨練，一點都逃不掉，如是體悟。好！

底下看，「汝身佛身稱顛倒者，名字何處號為顛倒」：「汝身」，汝等之身。汝等之身與佛身來作個比較，你們被稱為顛倒的，是在你們身上的哪一處呢？這「顛倒」之名應安在你們身上的哪一處？——如是即知：「顛倒」不可得！顛倒之「處」不可得，顛倒之「相」也不可得；所謂「顛倒」者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，諸位！統三藏十二部經典，就是這八個字：萬法「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」。

你像歷史記載的，慢慢看，什麼是秦始皇？什麼是漢武帝？那什麼是唐太宗呢？誰是慈禧太后啊？有沒有這些人？事實上是有啊！有沒有這些人？事實上就是沒有啊，到現在只有變成歷史，人類的活動，就會變成一部歷史，所有的活動，其實都是空；所有的空不壞事相，它就是有；有是生滅無常，所以不可得，方便說有，有，但是緣起，方便說是有。所以，萬法但有言說，都無實義，爭個哪一個是長是短，其實沒有任何的意義。我們不必等到臨命終的時候才發現，所有的爭執，在一個了生死的聖者來講，真的完全沒有意義！

一切眾生都在把生命虛耗在沒有意義的活動，完全對覺性沒有幫助；只有學佛！法界唯是一真，生佛共此一真。一真就是絕對的心性。所以，經典，你注意看喔，每一部經典，它都叫你會歸心性，離心性說法，就離開第一義諦說法，心性就是第一義諦，離開第一義諦說法，不名正法，名為相說。

《華嚴經》講一真法界，諸位！一真法界難道不是如來藏性嗎？就是絕對啊！唯識學講大圓鏡智，大圓鏡智難道不是如來藏性嗎？性宗講：人人都有佛性，諸法畢竟空，畢竟空不是絕對，不是如來藏性嗎？一心不亂，念佛念到一心不亂，一心不亂，這不是佛性嗎？是三昧成就，不是佛性嗎？《華嚴》叫你開採佛性；《法華經》一實相，一實相就是無相無不相，就是佛性啊；唯識學大圓鏡智，就是開採佛性啊；念佛念到三昧，就是叫你開採佛性啊；禪宗即心即佛，就是叫你明心見性，開採你的佛性啊，沒有開採佛性，你怎麼成佛呢？

佛是這樣呆呆的念嗎？佛是這樣呆呆的念嗎？就是要用般若智慧念佛，用真如本性念佛，一念即一切念，一切念不離一念。所以，我們重視事相上的訓練，也重視理體上無生的體悟，才是一個真正好的佛弟子。如果年歲也大了，經教實在是困難，那就好好的在事相上磨練，就發一顆善良的心，就好好的無諍，好好的念佛，就安心去吧！就像師媽這樣子。對不對？師媽問：師父！什麼是禪？我說：來不及了啦！這怎麼來得及呢？來不及了！是不是？好好的念佛，好好的念佛！說：法界唯是一真，生佛共此一真。

「瞪瞽」：「瞽」，就是目不明也，悶。此即：目瞪口呆，心中迷悶不解。

{義貫}。「即時如來垂」下其「金色臂」，其輞「輪手」向「下指」於地，以此「示阿難」而後「言：汝今見我母陀羅」（寶印）之「手」，此手「為正」抑「為倒？阿難言：世間」的一切「眾生」皆「以此」手勢「為倒，而我」實「不知」應說「誰正誰倒。佛告阿難：若世間人」是「以此」下指的手勢「為倒，即世間人將何」者稱「為正」的？「阿難言：」若「如來豎」起手「臂」，而且將「兜羅絲手上指於空，」「空」是指虛空。世間人「則名」這個手勢「為正。」

於是「佛即」如阿難所言而「豎臂」指空，然後「告阿難言：若」將「此」手上下「顛倒」一下，就是把手顛倒一下，「首尾相換」一下，而世人就把它改稱為是正的手勢，此乃「諸世間人」以加「一倍」迷執之眼來「瞻視」此本身

並無正倒的手。意思就是說：我們如來藏性，並沒有所謂悟跟迷這個名詞。所以，大悟的人，沒有悟，也沒有迷，那個都是頭上安頭。由此手之正倒作為比喻，「則知汝」等眾生之「身與諸如來」之「清淨法身」，互相「比類」則可開「發明」了，「如來之身」雖「名」為「正徧知」，（如手之正），而「汝等之身」雖「號」為「性顛倒」，（如手之倒）；而實同一性，正如手雖若現有倒正之相，而實只有一手。說我們有成佛，其實就是那一顆心，覺悟的眾生心就是佛，同樣是那一顆心，世尊成佛，也不離開眾生那一顆心，直下無心。我們佛性迷了，迷了就做眾生，問題在哪裡？問題在會不會用？肯不肯把佛性的般若智慧用出來？這個就是重點！而實只有一手。是故現今「隨汝諦觀，汝身」與「佛身」作個實際比較來看，你們的色身上所以「稱」為「顛倒」之身「者」，此顛倒之「名字」應安於身心中之「何處？」而得真正「號為顛倒？」（也就是，顛倒在汝身之何處？是哪一個部位顛倒了？其實是心，將顛倒拿來啊，將顛倒來！——拿出顛倒來我看！）「於」此「時，阿難與諸大眾」目「瞪」昏「瞢」而「瞻」視「佛，因為上不去，下不來，既沒大悟，意識心又被破，就不知道該怎麼辦？目睛不瞬」，一動也不動，然皆「不知」自己「身心顛倒」之「所在。」

**{詮論}**。在此段中，阿難答佛：「世間眾生以此為倒，而我不知誰正誰倒。」此為阿難不明白佛的用意所在，因為前面屢次回答都被佛所呵叱，現在看佛把手指上、指下，現在看佛把手指上、指下，然後把這個問題來問他，他實在不知如來悶葫蘆裏賣的是什麼藥；現在學乖了，所以不敢亂答，也不敢看到什麼

就照常情來答，所以就把責任推給「一切眾生」：世間人是這麼說，並不是我說的，不要罵我。接著世尊也不與他為難，就順勢說：「若世間人以此為倒，即世間人將何為正？」一來免去他的責任，二來隨順世間人語，三來，又可再引阿難發言（否則阿難就不敢接腔了）。

復次，相有改，性不遷；手的方向有變，而手本身實在是只有一個。手雖然有上下、正倒之名相，而於手本身實未嘗有增損。然凡夫見相、取相、著相、依相立名，循名取實，這一句話你看平凡，可就是關鍵，什麼叫做凡夫？見一切相，就取一切相，便著一切相，便以緣起的假相，不知道它是必定敗壞的，依假相而立種種的名，循名就取實，就開始爭論不休，執著種種的名相，這四個字：堅固不捨；堅固不捨，後面就接什麼？就接：一切痛苦就沒有辦法平息，爭得面紅耳赤，原來是妄；搞個一較長短，原來是妄；活得痛苦不堪，原來是妄，我們竟然在虛妄的假相、名相老死醒不過來，清醒不過來。

為什麼若見諸相非相，即見如來？為什麼離一切相，即名諸佛？為什麼菩薩無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者相？在在處處都告訴你：破一切相，放下一切假相，在在處處都告訴我們：佛性一定要用出來！為什麼佛當時在世的時候，按照經典這樣記載，那一千二百五十個阿羅漢，出來的時候是多麼的有威儀，在佛的教化之下，大家都證得空性，都無諍。為什麼？空性不可諍啊；空性不可得啊，就進入，每一個人人都進入解脫的狀態，這個團體哪來的爭執呢？

底下，而不知雖有正倒等假名、假相，真淨實性實未曾改易或者是失去。由此可以知道一切眾生之見性，迷者與悟者，皆無得無失。迷時雖號「顛倒」，但即使正在顛倒之時，也並無有少法失去；悟的時候雖稱「無倒」，但也無得無增，為什麼？如來藏性本來就是存在的。其所得者只是本有的寶明妙性。雖然如此，但此「見性」可隨染緣，而成就如幻九界生死，不失而似失；這個「見性」若隨最上的淨緣，即如化而成佛界自性涅槃菩提，非得而似得。以此極理甚為深奧，所以大眾瞪瞞。

**經文：「佛興慈悲，哀愍阿難及諸大眾，發海潮音，徧告同會：」「慈悲」：**慈就是與樂，悲者拔苦。諸位！所以，要做菩薩不簡單的，真的喔！要做……要學小乘的，已經很不容易了。這小乘跟大乘，小乘，它比較重視事相，譬如說：在比丘戒裡面這樣記載，說一個小姐掉到水中，掉到水中；大、小乘就差別在這個地方，如果披小乘的袈裟走過去，看到那個小姐快淹死了，小乘可以這樣講，對她這樣講：那是你的業！就是明明可以救的，小乘為了持佛的戒律，可以不用救的，不犯的！我為了持佛的淨戒，我為了持戒清淨。旁邊都沒人，你明明可以救，你持小乘戒的，可以不用救她，我為了清淨比丘戒，怕壞了佛的清淨戒，所以，手不碰女眾，堅持佛的戒律，這樣不犯，真的喔！比丘戒是這樣子的。這個在大乘不行，這個大乘不行喔！大乘要怎麼樣才犯呢？把這個女眾拉上岸的時候，這廣化律師講的：立刻要放手，還不能動念。救起來，她可以呼吸就要放，立刻要放手！若是說：喔！這個小姐皮膚很白，再摸一下！犯！雖然人是你救起來的，就是不能碰，這是大乘心戒，你可以救她；但是，

不能碰她，這個大乘菩薩的心戒就是這樣。不犯，在菩薩戒裡面不犯，就是這樣子，大小乘差異很大！

大小乘差異很大，為什麼？譬如說：在比丘戒裡面，佛在世，如果有人去托鉢，魚、肉、生酥、熟酥，就知道佛在世的時候沒吃素。好！對不對？比丘，佛在世的時候，就是你供養什麼，我吃什麼，叫做方便吃；在大乘菩薩道裡面，食肉得無量罪，畜生無異，你看！菩薩戒裡面又變成這樣。所以，小乘他認為，毗盧遮那佛（盧舍那佛）所說的大乘菩薩戒是不存在的，他問：毗盧遮那佛是誰呢？他們不承認有三身佛：法身、報身、應身，他們只有承認釋迦牟尼佛。所以，你到南傳去看他們的修行方式，跟北傳的大乘的思想完全不同；某些有共同處，殺、盜、淫、妄就有共同處；但是，那個心差距很大，我們講：觀念，差距很大！

因此要講慈悲，這個「慈」就是與樂；「悲」：拔苦，要講「慈悲」這二個字，要讓眾生快樂，所以，必需講柔軟語，用柔軟心，用柔軟的態度。所以，因此在哲學家裡面講那一句話，我很認同：生命，態度決定你的一切，你用什麼態度對待人家，你就會得到什麼果報。你今天是上班族，你的上班的態度是什麼？你今天你要學佛，你的學佛的態度是什麼？所以，態度決定一切。你是用什麼心來學習佛法的？你的心態。因此要做到這個菩薩，悲，要拔一切的痛苦，還無苦不拔呢！所以，修比丘的很容易了；當然也很難；進一層，菩薩就更難了；那你可想而知，還進入佛的領域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是怎麼來的？就是禪無

內外，就是悟到我們這個色身跟宇宙的萬物的眾生，它是一體的，絕對不忍心去傷害任何一個眾生、一棵樹、一枝花、一根草，沒有必要的時候啦！所以，因此要進入佛的領域，了解沒有內，沒有外，融入，心就是宇宙；宇宙就是這一顆心，平等的。

底下說：大慈與一切眾生樂；大悲拔一切眾生苦。「海潮音」：海水之潮汐不違其時；「海潮音」即比喻無念無求而能施與，猶如海潮；應「不失時」，這三個字就是海潮音最重要的詮釋，不失去恰到好處，度眾生也是這樣，說法也是要恰到好處，那個因緣不具足，度不來！正如海潮；無緣大悲，亦如海潮，無有愛憎之分別。

{義貫}。「佛」即「興」起「慈悲」之心，為了「哀愍阿難及諸」與會之「大眾」，而「發」如「海潮」一樣的不失其時、善施、無分別的妙法「音，徧告同會」之人。

393頁，經文：「諸善男子，我常說言：色、心、諸緣，及心所使，諸所緣法，唯心所現。汝身汝心皆是妙明、真精、妙心中所現物。云何汝等，遺失本妙，圓妙明心，寶明妙性，認悟中迷？」

{註釋}。「諸善男子」：這是包括了與會的四眾，而以「善男子」為代表。

「色、心、諸緣」：「色」為色法，有十一種。「心」，就是心法，也就是八

識心王，有八個。「諸緣」，指心的生起所必需的四緣：親因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（又名次第緣）、所緣緣。這個我們在唯識學都講得很清楚！

「心所使」：也就是心所有法，共有五十一個，這個我們在《百法明門論》也講得非常多。其中包括徧行心所（就是五個）、別境心所（五個）、善心所（十一個）、根本煩惱心所（六個）、隨煩惱心所（二十個）、不定心所（四個）。這五十一個心所法，因是受心王所驅使者，所以稱為「心所使」。

394頁，「諸所緣法」：是指「心不相應行法」，共有二十四個，這二十四個法不屬於色、心二法，且為與「心法、心所有法、以及色法」不相應之有為法的聚集（分位假立）。分位假立就是：不是色、不是心、不是心所；但是，不離色、不離心；「心」就是心王，不離心所，叫做分位假立。依小乘「說一切有部」的說法則為：在色法、心法以及心所有法之外，另有與心不相應之「實法」，其體係有為法，又為五蘊中之「行蘊」所攝，所以稱心不相應行法。經部以及唯識等主張心不相應行法乃於色心之分位所假立的，並非實法，非有實體。這二十四個心不相應行法為：得、命根、眾同分、異生性、無想定、滅盡定、無想報、名身、句身、文身、生、住、老、無常、流轉、定異、相應、勢速、次第、時、方、數、和合性、不和合性。因為我們在《百法》都講過，在這裡不重複。

「唯心所現」：以上所舉之心法、色法、心所有法、以及心不相應行法，即是有為法，也就是唯識五位百法中的前面的四位，這個百法就代表一切法，此一切法，皆是真心所現之法。

「皆是妙明、真精、妙心中所現物」：「妙明」，是指真心於凡位時，雖在暗而常明，所以稱為妙明。「真」，是真實不妄。「精」，就是精一無雜，《圓覺經》所謂的：「無壞無雜」，全體皆真，所以稱為「真精」。「妙明」與「真精」都是形容詞，形容下面的「妙心」。這個「妙」就是不可思議。此真心因能不變而隨緣，隨緣而不變，不可思議，所以稱為「妙心」。

「認悟中迷」：自錯認而妄取常覺心性中的一點迷情。

這句話什麼意思呢？這句話的意思，再用一下比喻，譬如說：大海水起的這個浪，說：哇！這個浪好高好大！忘記了那個浪是從大海緣起，風一吹打起的大浪，喔！這個浪好高好高！卻忘記了大海，這是大海緣起所產生的大浪。我們現在就是這樣子，把如來藏性盡虛空界，遍法界的那個佛性迷失了，迷失了，我們眼前什麼都爭，就是這個；什麼都批判，只有知道活在這個範疇，煩惱障、所知障，而沒有學佛，沒有辦法覺知的，他就活在現在這個意識心，所能執著的就是食、衣、住、行，人際關係所發生的複雜性，他所能了解的就是這一些，你要叫他過一下佛陀的日子，過不來，過不來！

所以，執少許的意識心為自己的心，這是由塵所引起的，這個只是如來藏性幻化出來的意識型態，而意識心沒有實體可得，因為它離塵無自體性，不是如來藏性說，離塵，它有自體性的，它是永恆，是一直存在的。所以，我們就是取大海少許的水為自我，我們就是無量無邊的般若智慧失去了，而取現在的生滅意識型態，我執、我見、我分別、我顛倒，就是取這個，少許的。所以，沒有學佛的眾生，他的生命觀是很可怕的，他會挖一個洞，這個洞，他本來要掙脫這個痛苦，好！我是不是爬到另外一個陷阱，會不會更快樂？

一爬到那個陷阱，又覺得不快樂：唉！這個職業做得不好，這裡的同事都不會互相容忍。好！我現在又去搞換一個職業，卻發現另外一個工作人我是非還是在，他業如影隨行，不知道！好！他再繼續變……眾生就是離開這個痛苦，再跳到另外一個痛苦；離開這個陷阱，又跳到另外一個陷阱，因為知見立知是無明本嘛，動念，它就是陷阱啊！什麼是眾生？時時刻刻都活在生滅意識心、觀念的陷阱裡面，叫做知見立知，頭上安頭。眾生就是這個陷阱跳到那個陷阱，那個陷阱跳到這個陷阱，一直想要擺脫這個痛苦，一直把它甩掉，想要甩掉這個痛苦；可是，甩不掉，因為他的最大的陷阱就是觀念；最大的陷阱就是我慢；最大的陷阱就是無明；最大的陷阱就是業力；最大的陷阱就是煩惱；最大的陷阱就是所知，就是所知障，只要是眾生，他沒有一個地方不是陷阱，他本來想要擺脫這個，要過另外一個快樂的日子，可是，沒有辦法！

法師也是這樣，這個法師參完、這個長老參完，參另外一個；另外一個長老參完，參這個；這個道場參完，參另外一個；另外一個道場參完，參另外一個，他就一直跑……一直跑、一直參……參到最後發現：咦？歇即是菩提。我們的心性是自己的善知識，如果我們肯放得下，不需要參，不需要跑來跑去，歇即是菩提，原來我自己心性，就是自己的大善知識，沒地方可以參；離開心性沒有善知識；離開了心性沒有法，法就是心，心就是法，即心就是佛，佛就是心，你哪裡找佛呢？你哪裡有法呢？離開心有佛嗎？離開心有法嗎？慢慢的理解。所以，我們自錯認，而妄取常覺心性中的一點迷情，就是這個道理，我們抓取少許，誤為究竟。所以，眾生是永遠擺脫不了痛苦的，只要你卡死那個觀念，不管你今天擁有任何東西，都叫做痛苦，就是這樣。

395頁，{義貫}。佛言：「諸善男子，我常說言：色」法、「心」法、親因緣、增上緣、等無間緣、所緣緣等「諸緣」、以「及」五十一「心所使」法，二十四個「諸所緣法」（心不相應行法）等諸有為法，乃至無量一切世出世間諸法，皆非他物，「唯」是汝自「心所現」之法。諸位！這一句話好好的理解，唯是汝自心所現之法，所以，你想過快樂的日子嗎？記得師父這一句話，你今天晚上只要聽我這一句話，你後半輩子的生命就完全不一樣：凡事往好的一個方向去想，遇到任何事情，都往好的一個角度去看，我告訴你：沒有一樣事情不解脫！不管你碰到什麼事情，就一定要往好的角度，你的痛苦就會慢慢慢慢的減少，煩惱也會慢慢慢慢的減少。這個人罵我，往好的角度；這個人批判我，

要往好的一個角度，你自己自性不解脫，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讓你解脫，就是佛來都沒有辦法，因為你自性就是佛！

是故「汝」現前之「身」及「汝」之識「心」，亦「皆是」雖在暗而常明之「妙明、真」實不妄、「精」純不雜的「妙心中所」化「現」之「物」。然而「云何汝等」卻「遺失本」體自「妙」不依他法、是不必依照緣起的，他法就是借重，「他」就是條件，就不必依外在的種種條件了，因為你的清淨自性本來就獨立存在的。「圓」照徹「妙明」徹之「心」，如摩尼「寶」光「明」徹「妙」之「性」，如摩尼「寶」光「明」徹「妙」之「性」，而錯「認」妄取本「悟」心性當「中」之一點「迷」情？

396頁，{詮論}。此段經文中之「本妙」，就是指本性的解脫德；「圓妙明心」為本性之般若德；「寶明妙性」為法身德；諸位！小乘不承認這個。故此心就是三德秘藏。這一段是大乘講的。又，若了達一切法唯心所現，則得於身、心、世界皆不取不著，即等虛空、徧法界去，受用等佛，是名為「正徧知」；反之，若於此等唯心所現諸法，妄生計著執取，自纏纏他，即成「性顛倒」。所以，我們妄生計著執取，自纏纏他，就完全被煩惱困住，我們就變成顛倒的眾生。我們從出生到現在，沒有學佛以前，誰教你這個呢？沒有啊！大家都教你執著，沒有一個教你放下。

經文：「晦昧為空，空晦暗中，結暗為色。色雜妄想，想相為身。聚緣內搖，趣外奔逸，昏擾擾相以為心性。一迷為心，決定惑為色身之內。不知色身，外洎山河，虛空大地，咸是妙明真心中物。譬如澄清百千大海，棄之，惟認一浮漚體，目為全潮，窮盡瀛渤。」

{註釋}。「晦昧為空」：這一句是開示眾生是如何遺失本妙的心性，而將本無迷無悟、內外、身心世界之一真「一」就是絕對；「真」就是真如，一真就是絕對真如，叫做一真法界，轉為身心、九界具足之法界的：那是由於最初一念妄動，迷於本性之本明，而成無明，以是無明故，其相變成「晦昧」暗澹。由於這個晦昧暗澹的無明力，便轉原本靈明通徹之「真空」，成為冥頑昏昧之「虛空」。這就是《起信論》所說的「業相」，也就是從真起妄之相。真如轉換了，真空變成虛空。什麼叫做真空？充滿智慧的真心，叫做真空；一塵不染叫做真空；一絲不掛叫做真空；而且是充滿智慧的，叫做真空，現在不一樣了，現在我們變成沒有智慧的虛空。

「空晦暗中，結暗為色」：在「業相」的頑空當中，本來也無一物可見，但是自心又以無明力，而欲有所見，因此就轉本有智光為能見之「見分」，這個就是《起信論》所說的「轉相」（轉本有智光為能見分），既有能見之見分，欲見則見，於是在「頑空」當中變現所見的「相分」；其方法為：瞪以發勞、而結頑空之暗境成為色；諸位！瞪以發勞是什麼意思？我們把眼睛瞪得很大，久了就疲勞；我們如來藏性沒有開發，久了就疲勞，顯露不出來，這個都是方便

說，叫做瞪以發勞。而結頑空之暗境成為色，這一句話用現代的科學叫做：透不過去的部分叫做色法，透視不了的就變成色。

所以本經云：「空晦暗中，結暗為色。」暗境一結為四大之色，於是就變起山河大地等依報的世界。這就是《起信論》所說的「現相」（依「見分」而變現起所見的「相分」）。398頁，這就是本經下文中所說的：「依空立世界，」意思就是：依據虛空，而立種種的世界，《華嚴經》講：有很多無量的世界。所以，有一些人講：你們佛法迷信，不符合科學！剛好相反！佛陀當時沒有天文望遠鏡，你打開《華嚴經》，不看不知道，看了嚇一跳！二千五百年前的佛陀，不用天文望遠鏡，他竟然可以講出華藏世界、華嚴世界，那真不可思議啊！佛陀真是一切智者，世界上怎麼會有一個人，不用天文望遠鏡，可以講出這樣的世界呢？我在看《華嚴經》說：喔！這個要編也編不出來，用編的、用自己想像，都沒辦法想像，怎麼會那麼厲害？「依空立世界，想澄成國土。」這個「澄」就像好像沉澱，這個「澄」就是堅固的妄想，澄就是……想澄就是：堅固的妄想，就會變成我們所居住的國土；而佛陀說：這個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都是無常的，桑田會變大海。是不是？桑田變大海。是不是？大海也會變桑田啊，變來變去，看起來很堅固的山河大地，走動了！是不是？

我們現在全球暖化，到今天為止，暖化了六度，六度喔！六度，全球暖化了六度！以前認為北極的冰帽，冰帽，帽子的帽，冰帽，帽子的帽，不會溶解；現在不一樣了，開始一直溶解了，除非你開始減量CO<sub>2</sub>。現在最瀕臨絕種的是

什麼？是北極熊，北極熊！為什麼？影片裡面講：以前這個北極到了冬天，它很快就結冰；現在這個北極熊，游了老半天游不到陸地，找不到陸地，你知道嗎？牠要吃那個海豹啊；或者是海象啊；或者有時候吃海獅啊，北極，北極，現在沒有了！所以，北極熊在疾速的一直下降，瀕臨絕種，在我們一百年前，實在是不敢想像，看起來南北極冰帽好像是堅固的，是沉寂幾萬年的；現在整個全球暖化，到今天為止，上升了六度，大自然它一定會反撲的，這個叫大自然。你人類把這個地球過度的開發；而迫於經濟，又不得不開發，科學愈發達，就愈快結束這個地球的生命！

一萬年前看起來很原始，大家就想求進步，一萬年後的今天，科學那麼的發達，反而害了地球！如果按照這樣繼續下去，人類要生存是很難的！美國、加拿大麵粉禁止出口，只有禁止出口，他們這個麵粉就是收割減少，就禁止出口。美國、加拿大一禁止出口，哇！台灣的麵包一直漲……一直漲喔，還漲不停喔，還一直漲喔！是不是？這電視報導的，說那個甜甜圈，甜甜圈愈破愈大，那甜甜圈本來中間小小的圓圈，這麼小一個；物價上漲，現在甜甜圈中間破那麼大洞，破那麼大洞，就剩下一點點，愈來愈貴，愈來愈貴了，人類生活愈來愈苦，就是一個麵粉而已啊！好！接下來鋼筋，還漲到不行，漲到那個營造業的放棄，沒辦法建，漲到大家都受不了，就是剩下一種沒有漲，就是薪水！

現在一調查，年輕人沒有人要生，年輕人喔；也不敢結婚，年輕人也不敢結婚；結婚以後也不敢生，因為那個要教育費，要養兒、要育女。以前養十個、一打

都沒問題，十個喔；現在沒辦法了，你養二個就快上吊了，沒辦法，活不下來，很辛苦的！所以，台灣的人口成負成長，經濟也是成負成長，全球的大環境改變了，台灣也受到影響。

底下；告訴大家：這個世間，不是我們想像的那麼好，很辛苦的！以上所說的「業相、轉相、現相」三者合起來，就是「三細」，也就是阿賴耶識之業用。以上所說的色、空等法，迷人皆誤認是心外實有之法，而不知乃本識阿賴耶所變現。

「色雜妄想，想相為身」：「色」，就是上面所說的結暗所成的四大之色。我們現在這個色身，也是少許的四大。「妄想」，也就是妄心。「想」，就是上面的妄想心；「相」就是上面的妄色。以妄想心取少分四大妄色，色心相雜、色心和合而變起正報之內色，這個就是「想相為身」。換句話說：我們一直執取少分的四大妄色，同時把它誤認為「我」，這個苦就停不下來！從小到大，我們老師都是教你：將來要當總統；將來要賺很多的錢，搞大企業；將來要做科學家！都是這樣教育的，誰教你將來要解脫啊？沒有啊！所以，只有佛法，能夠讓我們成究竟解脫，正等正覺，佛法值得讓我們用生命下賭注的，而且是非常值得！

「聚緣內搖，趣外奔逸，昏擾擾相以為心性」：這個就是：只要色雜妄想，想相為身，後面就一直衍生出來。「聚緣」，積聚能緣的氣分，這個就是《圓覺

經》所講的：「妄有緣氣，於中積聚。」於妄身之中，內緣五塵落謝的影子，計度分別，搖動不休，這就是第六識的「獨頭意識」，內緣法塵而起活動，所以稱為「聚緣內搖」。為什麼叫聚緣呢？為什麼叫內搖呢？積聚四大的緣，就種種的……內搖就是內心裡面從來沒有停止往外攀緣，從來沒有停止。就是不往外攀緣，怎麼樣？這個習氣也一直出現。換句話說：我們人類的妄想停不下來，人類的妄動、妄執、妄想、妄取，停不下來，苦，很苦！「趣外奔逸」，第六識之「五俱意識」同時又向外緣取五塵境界，明了分別，奔逸不息。「昏」，就是聚緣內搖故昏。「擾」，就是趣外奔逸所以叫做擾。這就是由上面的三細——「以無明不覺生三細」，再以「境界為緣長六麤」。也就是《圓覺經》所說的：「妄認四大為自身相，六塵緣影為自心相」。一迷為心，決定惑為色身之內。這一段我們休息十五分再來上課。

### (中間休息)

398頁，「一迷為心，決定惑為色身之內」：一旦迷於內聚積的「能緣之氣分」，以為那就是自心，就決定會迷惑心是在色身之內，其實一切眾生都是這樣，而一切萬法皆在心外；把它分內跟外，這就變成了「心外見法」，也就是七處徵心所要破的第一計：計心在身內。此為凡外共計，為凡夫之最大的顛倒，與正徧知剛好相反。如果佛，沒有內、外，法界平等。

「譬如澄清百千大海，棄之」：這個心本來是廣大，盡虛空，徧法界，譬如澄清的百千大海，眾生竟棄而不顧。也就是把我們的本性放棄了，都是用妄心在過日子。「惟認一浮漚體」：「浮漚」，就是小水泡，或者是水上的聚沫，白泡泡。一下產生，一下又爆裂……人的生命是很脆弱的就像海中裡的小水泡一樣，出來，很快就冒泡，一下就消失了，我們生命很快就會消失的，而且很脆弱的！

「目為全潮，窮盡瀛渤」：「瀛」，就是海。「渤」，就是海之旁邊者。「瀛渤」就是代表一切海。承上，卻把這個大海上的一個水泡，當作是整個大海的所有潮水之全體，而且計此小水泡已經涵蓋了一切大海以及小海灣之水。

{義貫}。眾生由最初一念妄動，迷明淨之本性，而轉靈明洞徹之真空，成為「晦」暗昏「昧」之相，我們本來清淨心，真心的那個空，現在變成頑空，成為「晦」暗昏「昧」之相，而成「為」冥頑之「空」，沒智慧、沒生命。更進而於此頑「空」之「晦暗」之「中，結」合諸「暗」境而成「為」四大之「色」，因而變起山河大地，為什麼講變起呢？這個變起的含義，就是因為它其實是緣起的。你遠遠看像一座山，遠遠看像一座山；諸位！把那個樹木拔掉；把那個草除掉；把那個岩石挖下來，磨成粉末狀，你會發現那一座山不存在的！如果有心的話，就是阿里山也可以挖掉啊，你會發現：阿里山到哪裡了？沒有啊！它這個變起山河大地，它有很深的含義，就是說它空無自性，而你誤認為的的確確就是一座山。依報世界。

其次，結暗所成的四大之「色」再夾「雜」著「妄想」心，如是，妄「想」心與色「相」和合，即成「為」五蘊之正報「身」。於是再積「聚」能「緣」之氣分於妄身中，「內」緣五塵落謝的影子，分別計度，「搖」動不休，同時又「趣」向「外」五塵之境「奔」馳放「逸」不止；而以迷執顛倒故，卻對如是搖動「昏」昧，奔逸「擾擾」之妄「相，都加一個「妄」，妄相、妄取、妄執、妄心，都是妄‘以為」就是自「心」本「性」；「一」旦「迷」執妄法「為」本「心」，便「決定」會起迷「惑」，妄認心「為」在「色身之內」，因而計萬法皆在心外而認為心外有法，（皆為心外之法）。而「不知」不但這個「色身」，乃至「外洎山河、虛空、」以及「大地，咸是」本「妙」圓「明」之「真心中」所現之「物」。（若證知心包萬法，則成正徧知矣。）諸位！他用這個「包」，還不是很完全貼切，這個「包」把它改成「即」，這個就是悟道的現量境界，若證知心即萬法。這個「包」字不是很貼切，因為以大包小嘛，大會包小嘛，那更大就包大；那更更大就包更大，那還是在範圍內，它還是一個觀念的，還是一個大、小的比較之下。

所以，若證知心即是萬法，這個就是師父體悟的，心即萬法，萬法就是心，要這樣詮釋。則成正徧知矣。眾生如是謬認一點虛妄之相，作為全部之真實，就「譬如」雖有「澄」徹「清」淨之「百千大海」反而「棄之」不顧——遺真，而「惟認一」個小「浮漚體」（就是小水泡）——認妄，而「目」之「為全」部大海之所有「潮」水，眾生就是這樣，我執、我見，就會活在一個小世界裡

面，愈執著，他的世界就愈小！你要牢牢記住師父的話：你胸量有多大，你人生的舞台就有多大！記得！萬法皆捨的人不吃虧，因為你擁有了本性，最珍貴的本性。所以，我們就遺真了，認為一個小「浮漚體」（小水泡）——認妄，則「目」之「為全」部大海之所有「潮」水，而且已經「窮盡」了大「瀛」小「渤」。底下這一段很是重要：（眾生之迷，也是這樣，不體包羅萬法之本性，而妄認局礙之六識妄心以及渺小的四大妄身，不知此身心在法界海中只如一小水泡而已，而眾生卻以為這個水泡好大喔！）

我們用相來比較就知道，諸位！整個宇宙，山河大地、日月星辰，無盡的虛空，你看有多少的星辰？太陽系，它的體積有多少？那我們色身死後；不必死啊，現在這個色身，整個宇宙的地水火風，有多少、多大？我們現在卻妄執少許的地水火風構造的這個身體，卻把它堅固的執著，誤認為是「我」，你看，這樣迷惑下去，生命怎麼會有前途呢？怎麼會看到一片光明？前途怎麼能夠看到光明？這個誤認為一個「我」，那麼，就是處處為「我」著想了，那就對立、就鬥爭、就殘害！

**401頁**，經文：「汝等即是迷中倍人，如我垂手，等無差別，如來說為可憐愍者。」{義貫}。佛言：「汝等即是迷中倍人」（就是迷上加迷），就「如」於「我」的下「垂」與上舉的「手」起迷執一樣，這兩種迷（迷正迷倒以為真）實在是同「等」而並「無」什麼程度上的「差別」，汝等如是於自家財寶不識不知，懷寶受苦，是故「如來說」名「為可憐愍者」！

我們是很可憐的，因為迷失了自性，把那個最重要的摩尼寶珠遺忘了，而每天過這種痛苦的日子，又不值得！你說痛苦有代價還沒關係；苦沒有代價，所以，世間人吃苦不會解脫，還不會解脫呢！所以，世間人吃的苦，不值得；學佛以後吃的苦，值得！因為能解脫。所以，我們的辛苦會有代價的，會種了金剛般若的種子，會解脫的！而眾生不能解脫，吃盡了無數的苦、無盡的苦，接下來？接下來繼續苦啊！

**{詮論}**。這裏所說的「**迷中倍人**」（迷上加迷），是因為：一、棄大海而取水泡（棄海取漚），此已是迷；二、把一個小水泡當作是大海的全體，此是二迷，故是迷上加迷。這個用來比喻眾生遺棄自己等空徧界的本心（就是大海），而認取時空上皆極其有限的六識妄心（小水泡）當作是自己的本心（此為一迷）；諸位！一切的科學家、哲學家、藝術學家、書法學家、文化學家、音樂學家、聲樂學家，沒辦法離開這個六識妄心，都沒辦法，跳脫不了！專攻文字的、專攻語言的、專攻音聲的，就是統統死在這個地方：六識妄心！認小水泡當作是自己本心，（此為一迷）；更進而以此六識妄心為整個法界中他唯一所擁有的東西（此為二迷）——而不知三世十方一切法皆是自心之所變現，皆「**自心中物，本性中事**」。所以，萬法回歸心性，是名正法，講經說法，弘揚八大宗派，都不能離開心性；離開心性變成外道。

其次，佛說這與「如我垂手，等無差別」，因為不知手臂本無正倒之名與相，此已是一迷，再更計「上豎之相」名為正，「下指之相」名為倒，則是迷上加迷！因此可愍。

所以，眾生是很可憐的，上至王公貴臣，下至販夫走卒，都活得很辛苦，只要你沒有聽到正法。聽說慈禧太后吃得很好，我看這個電視劇的，吃得很好、穿得好，很有威力、威權；可是，也消失了，也消失了！所以，世間就是這樣，很殘酷、很現實；你又不得不去面對這個現實和殘酷的世界，還好我們聽經聞法，得到了正法。

[第5·顯示見性無還。]「還」是指來跟去；或者再強化一點觀念，就是增跟減。意思就是：我們的本性，並沒有所謂來跟去、增或者是減，沒有這個東西！

經文：「阿難承佛悲救深誨，垂泣叉手而白佛言：「我雖承佛如是妙音，悟妙明心、元所圓滿、常住心地。而我悟佛現說法音，現以緣心、允所瞻仰，徒獲此心，未敢認為本元心地。願佛哀愍，宣示圓音，拔我疑根，歸無上道。」」

{註釋}。「叉手」：叫做合掌，或者是金剛合掌，左右手手指交叉，諸位看這裡，合掌就是這樣子，我們一般的合掌是這樣子；那麼，合掌就是這樣子，叫做金剛合掌。那麼，這金剛合掌不能超過第一個指節，這樣就不對了。要這樣子；這樣像什麼呢？要這樣子，在第一個指節、第一個指頭，要這樣輕輕的擱著，這樣把它擱著，這樣子。如果這樣子又不對，過分的。所以，這個叫做金

剛合掌，叉手，右手在上，左手在下，就是這樣子。那麼，去的時候，跟著每一個道場的禮節都不一樣，那麼，修密宗的，大家都知道這個金剛合掌；修顯教的人就比較不了解，大部分都這樣子。那麼，合掌，其實真正的合掌，一般人來講，合這樣是不對的；那這樣子，也不是很正確，真正的合掌是要這樣子，這個十個指頭要朝天的，真正的合掌，這個是叫做標準的。因為我們這樣，真正的合掌是這樣子，十個指頭往上，這是標準；但是，因為這樣很辛苦，非常辛苦！是不是？

所以說：稍微彎曲一點，這戒壇上的戒師就還可以體諒，還可以。所以，我們如果在戒壇上，我們在戒壇上，如果稍微彎下來，這個戒壇的戒師就：嗯嗯嗯！他就會唱四個字，唱四個字的：嗯嗯嗯！你就會這樣。如果久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就這樣子，他就：嗯！又恢復了。因為這樣子很累；這樣子的話很沒有精神，所以，只好稍微彎曲一點，大家可以接受的，所以，我們的合掌，變成現在大部分都這樣子。

而有的人合掌喔，以前有一個婆婆來打佛七，她合掌合怎麼樣？放在肚子，然後垂直，這樣垂直喔！還會自己編：南無阿彌陀佛……她還會轉彎，南無觀世音菩薩……還會自己轉彎，跑到左邊的時候，還會轉這邊，好像車子在賽車一樣，南無觀世音菩薩……我說：一定要這樣轉嗎？她就轉右邊的。南無觀世音菩薩……轉，身體轉就好，她合掌，她也把它轉一邊，真的喔！她自己還會編喔！打佛七的時候，叫她們不要講話，然後，二個婆婆要講話，她就

去把它掛著：禁語，她不曉得那個是不可以講話的，她掛起來，二個就開始拼命講，約到外面開始拼命講，上面還掛「禁語」，沒辦法！她又不認識字，她以為掛那個牌子是可以講話的！因為年歲太大了，要稍微原諒一下，年歲太大了，看不懂中文，人家寫「禁語」，所以，她們二個講話，每次都拿那二個牌子掛起來，就開始在水槽邊講起來了，婆婆年歲太大！

所以，講到這個叉手，合掌，或者是金剛合掌，左右手指交叉，表示理智不二，生佛不二。又，中土的儒禮之叉手又稱為拱手，拱手是這樣子的喔！是不是？此處不是拱手。諸位！拱手是這樣子的，這裡是金剛合掌，是這樣子的，知道吧！這樣讓大家看得更清楚一點，金剛合掌。叉手。

「現以緣心、允所瞻仰」：「緣心」，就是第六識心。「允」，就是識，就是信也。「瞻」，就是視也。「仰」，就是仰慕。此言，我現在是以能緣的第六識心來聽法，此心實在是我一向所瞻仰，瞻依仰慕的。諸位！一切的哲學家、科學家，一切什麼專業學家，沒有辦法離開這六識妄心，都沒辦法！只有佛法超越；還不是第六意識，超越第七意識的執著，超越第八意識的微細的妄動，都超越！所以，成就一尊佛，其實是很難，無量無邊眾生，才能成就最上無上正等正覺。所以，佛值得我們讚歎、頂禮、仰慕、效法佛陀的精神。為什麼佛陀值得我們如此的讚歎、頂禮？他就是忍人所不能忍，行人所不能行，這不是世間人有辦法做得到的！是不是？

「徒獲此心」：因為悟得此心純是仰仗佛之開示以及加持，自己所用之力很少，所以說「徒獲」。「未敢認為本元心地」：承上，雖徒然獲得此心，但還是不敢貿然地認為這是我的本元心地。阿難至此仍是未悟，還是在執取第六識，以為心性。

{義貫}。「阿難」由於「承佛」之慈「悲救」拔顛倒之見「深」刻訓「誨」，「垂」淚哭「泣叉手」合掌「而白佛言：我雖承佛如是妙音」開示，而「悟」到了本「妙」本「明」之「心，元所圓滿」（原本就是圓滿的）。我們為什麼要學佛？就是邁向生命的圓滿，因為我們心靈無明、有缺陷。我們為什麼要學佛？就是要邁向生命真正的圓滿，圓滿我們的生命，所以，我們要學佛；拯救我們的靈魂，解脫我們自己，給自己一個解脫的機會。不學佛，你看要依靠什麼過日子呢？且是不動、不滅、不失之「常住心地。」雖然如此，然「而我」想我之所以能「悟」解「佛現」今「說法」之「音」，實在是「現」前「以」我能「緣」慮之「心」去分別，才能聞法領悟，所以這個緣心，「允」誠（就是相信）一直是我「所瞻」依「仰」賴者。我雖「徒獲」悟「此心」，仍然「未敢認為」此即是我的「本元心地。」惟「願佛哀愍」於我，更「宣示圓」滿法「音」，以「拔」除「我」之「疑根」，令我「歸」於「無上道」。所以，學佛是生生世世的，是久遠劫來的，不是今生今世的事情。

{詮論}。阿難在此雖自說悟了，其實未悟，他只是「聽得懂」如來所說語句的意思，但還沒能把如來的話，跟他自己的心，連在一起；也就是：佛語是一回

事，他的心是另外一回事，這兩者之間沒有交集。換句話說，就是：他沒有把佛所說的道理應用到他自己身上；更深一層而言：他沒有用以佛語之智慧來返觀自照，只是理解其文字表面而已；是故，嚴格來說，他只是「解」，並沒有「悟」；而且他的「解」，也不是「勝解」，也不是殊勝的見解，其實很悲哀，他的解，到此為止，還是錯解、誤解，而非「正解」、「信解」。而他卻以這樣的文字知解，自以為悟了，真是「以解作悟」。末法時期這種人非常多，行者宜自深誠之。懂一點皮毛，說他開悟！

又，為什麼說阿難此時之解，連「信解」都還夠不上呢？因為他還在迷執其第六識心，其原因是他見那六識心有很大的「功用」，因而認為他沒有它不行，所以還捨不下，是故尚未能確實捨妄就真，當下體取。

經文：「佛告阿難：汝等尚以緣心聽法，此法亦緣，非得法性。如人以手指月示人，彼人因指，當應看月。若復觀指以為月體，此人豈惟亡失月輪，亦亡其指，何以故？以所標指為明月故。豈惟亡指，亦復不識明之與暗，何以故？即以指體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無所了故。汝亦如是。」

{註釋}。「尚以緣心聽法」：還是用那個生滅的能緣慮的第六識心來聽法；這個第六識心最主要是強調生滅，不是如來藏性，雖分別不作分別想，能自然的妙性天然。這個第六意識心，它最主要強調，是生滅、執著、分別，最主要是強調這個。你還是用那個生滅、執著、分別的緣慮心，就是第六意識心來聽法，

那麼，就把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性又變成生滅了。也就是以妄想分別之心來聽法；換一個角度說，也就是以自我本位，以自我主觀意識來聽，來判別所聽之法，未能先放棄自我，放棄自己的我見（也就是所謂真正的「挖空心思」）。

所以，師父在講這一部《楞嚴經》的大前提，都已經講得很清楚了，無論你以前跟哪一個上師、無論你以前跟哪一個法師、無論你以前聽過哪一個宗派、無論你以前親近過任何一個道場，要聽《楞嚴經》以前，要徹底放下，才能全盤的接受《楞嚴經》的正確的思想，就是這個道理，就是叫你放下生滅意識心。不可以存在：以前我那個師父怎麼講、我那個道場不是這麼一回事、我另外一個上師是跟我怎麼樣教化。這些統統要叫你放下來，避免怎麼樣？那個卡在某一種知見、角度裏面，然後楞嚴大法進不去，師父的用心就是這個。然後以純淨之心來接受如來的大法。師父也是用心良苦，就是叫你放下以前所有的知見，全盤的接受楞嚴大法。

「此法亦緣，非得法性」：若是以緣心來聽法，這樣所聽到的法，也變成所緣慮之境，而有緣慮之氣分，不能得其法之不生滅性。因為其來源是緣慮心，所以此法也染上了緣慮性。現在用一個角度來講就是：戴著太陽眼鏡看世界，就是這樣子，我們戴著很深的墨鏡，看這個世界都是暗的！

「如人以手指月示人」：這就是有名的「指月之指」，手指著月亮，叫你看月亮，不是看手指。典故的出處。「指」，這比喻如來的言教開示。「月」，是

比喻聽法人的本心。「**彼人因指，當應看月**」：「**因**」，就是由於，隨著、隨順。「**當應**」，就是應當。那個人就應順著手指所指的方向，而去看月亮。比喻：應順著如來言教所指的方向，而返求自心，返觀自性。

記得！要在心性上下功夫，然後才能夠瞭解語言的空無自性，記得！要這樣才

抓到根本。在語言上下功夫，這只是一個方便，語言就是要悟，悟到你的心性。

所以，諸位！聽完了三藏十二部，不如一個放下的人！為什麼？我現在放下，無所求、無所住，他就是佛的心，就是這樣。不管你聽多少經典，佛陀統統是要叫你放下，我們現在能夠領悟到這一層道理，用最疾速的方法，就是徹底放下，就算其他經典沒有聽到，你也懂得佛的這一顆心，然後這解慢慢來。所以，先學習這個放下的功夫，而且放下的功夫要做得徹底，要做得很徹底！

「**若復觀指，以為月體**」：如果那個人還是一直只看著手指，以為那手指就是月亮之體。「**此人豈惟亡失月輪，亦亡其指**」：「**豈**」，就是那裏。「**惟**」，就是同唯，只是。「**亡**」，就是喪失。這個人不僅是喪失了月輪而不得見，並且也喪失了手指本身，因為將指作月，把指頭當作月亮，這手指已經變成不是手指。另外義，另義：並且喪失了指這個動作的意義，指出去，就是要叫你看月亮，不是叫你看手指。也就是不解此指之用義。此比喻：如來一切法教，這一段很是重要，如來一切法教，皆是指向你的本心，你看！所以，為什麼禪宗，大家去那邊都是靜靜的、默默的？有因緣的時候，再幫你點破，因緣要具足，就是心法，佛法就是心法。皆為示導我們找回自心本性；若不順著法教而觀自

心，而只停留在法教上，以為「法教」就是「心」，以為法教就是如來最終的意指，此人不但喪失應可尋回的本心，而且也喪失了法教之本意。

「豈惟亡指，亦復不識明之與暗」：這個人不但亡失「指」的用意，而且還不能識別明與暗，其心之暗鈍顛倒，可知一斑。「即以指體為月明性，明暗二性無所了故」：這承上，也就是，他把手指當作是有明月之性，然而月亮是發光的，而手指並不發光，所以此人對於「明」與「暗」這兩種性質一點都不能了知，連明暗都分不清楚。比喻：如來之言教只是聲塵，並非不生不滅，而自心本性才是有不生滅性（發光），不了此者，即分不清生滅性與不生滅性（暗與明）。

{義貫}。「佛告阿難：汝等」至今「尚以緣」慮之第六識「心」在「聽法」，如是則「此」所聽到的「法亦」成染有「緣」慮性，緣慮性就是能所不斷。而汝等即「非得」其本來清淨寂滅不生滅之「法性」。這正「如」有「人以手指」著「月」亮來「示人」（說：你看！月亮在那兒），此時，「彼人」即「因（就是順著）」手「指」所指的方向，「當應看」被指著的「月」。彼人「若復」只「觀」手「指」，而「以為」那手指就是「月」之「體」，則「此人豈惟亡失」所指的「月輪」而不得見，「亦」且「亡」失「其」手「指」本身。「何以故？以」手指「所標指」的，並非手指本身，實「為明月」之體「故」。此人「豈惟亡」失「指」示之本義，「亦復不」能「識」別光「明之與」黑「暗」。何以故？即」是他竟「以」手「指」的無明之「體」，作「為月明」之「性」，

因為手指沒有光，把手指當作是明月是不對的！一個是暗，一個是明啊！因此是對於「明」與「暗二性」，絲毫「無所了故。」阿難，「汝亦如是」，連明跟暗都分不清楚，心與識也分不清楚，我法教中所指的實義，你也不曾順著所指的方向去看一看。

**經文：**「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，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；譬如有客寄宿旅亭，暫止便去，終不常住，而掌亭人都無所去，名為亭主。此亦如是：若真汝心，則無所去，云何離聲無分別性？斯則豈惟聲分別心；分別我容，離諸色相無分別性。如是乃至分別都無，非色非空，拘舍離等昧為冥諦，離諸法緣無分別性。則汝心性各有所還，云何為主？」

**{註釋}**。「若以分別我說法音為汝心者」：如果你以能分別我說法的音聲之心，當作是你的真心的話。這變成生滅了！「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」：這個就是離塵有自體性的意思，離開這個外塵有自體性的。意思是：不管佛說法、不說法，它都是一直存在。無關於塵，無關於根，此心自應離分別音有分別性，這個心自然應該在即使離開所分別的音聲之時，音聲顯現，它可以作用；音聲不顯現，它也作得了主，它還是存在，仍自有能分別之體性。如來藏性為什麼有能分別之體性？因為它能作用，要不然怎麼起妙用？這一句話就是告訴你：六塵做佛事，就是起妙用，仍然有能分別的體性，就是它能起妙用，在強調這句話。這就是前面所說的「離塵有自體性」。

「譬如有客寄宿旅亭，暫止便去，終不常住」：「客」，是比喻六識妄心；旅客住宿，暫住便去，比喻六識妄心緣塵而起，塵滅識亦滅，念念不住。這個道理很簡單！「斯則豈惟聲分別心」：「斯」，就是此，指這個道理。這個道理豈只限於緣聲者而有分別之心是如此，意思是說不是真心，它是離塵無體性的。妄識是因為聲而起的，聲起，意識起；聲滅，意識心，現前的那個意識心就沒有了。無量劫來就是熏習而成的，變成一股習氣，變成種子。離塵無自體性。

「分別我容，離諸色相無分別性」：「容」，就是容貌。甚至連因分別我的容貌（你看到如來三十二相那個莊嚴）就是你看到的那個心，彼心若離色相，就沒有分別之體性，一樣，也是一樣並非真心，連看到佛三十二相的那個心都不是真心，而是緣塵乃是有的妄心。還是妄心！

所以，為什麼不可以三十二相見如來？諸位！看到如來三十二相，佛陀告訴我們：你見到的這個相還是假相。求法者當找真心，不可以用妄心，這個是真正學佛道的人，一定要找到真心，真心就是放下，如如不動那一顆心。

「如是乃至分別都無，非色非空」：「乃至」，就是超略香、味、觸等諸塵。這就是前面的「縱滅一切見聞、覺、知、內守幽閒，猶為法塵分別影事」。這一句話統歸一句話就是說：就算你六根不去攀緣外境，你內心裏面留下的那些影像，動念，就是法塵分別影事，意識型態、觀念。就算你眼耳鼻舌身，不必、

不要去攀緣外境，留下來的有一些影像，還自己在執著、重疊、重複，能緣、能所還是不斷，煩惱還是不能停止。這是外道（或者二乘）境界。此言，甚至於你即使都離去色、香、味、觸，或者是壓伏一切見聞覺知，而令一切能分別之性都沒有了，而達到一種相當寂靜的境界，這個境界好像非色、非空，（既非同色界的四禪定，又非同無色界的四空定）。因為這個境界雖然很微妙，但很曖昧不定，而且只是定中獨頭的分別影事，所以參禪之士到此境界，很難不被它所誤：認為自己已到了滅色，或者是滅受想等聖境了，乃至以為自己已達到涅槃，或者是開悟，或者「入法界」、「與萬物冥合」、或者是「坐脫身心」等等誤認，不一而足，因而反成魔事，如本經五十陰魔章中所詳述者。

記得！再大的境界都不能執著，你只要牢牢記住這一句話！再高深的定、再高深的修行，都不能動一個念頭說：我很有修行！你這樣修就對了，無所住就對。

「拘舍離等昧為冥諦」：「拘舍離」，義為牛舍，外道六師之一。「冥諦」，就是冥初主諦。《大智度論》云：「外道通力，能觀八萬劫，八萬劫外，冥然不知」；因為八萬劫以外，他們就看不清楚了，而只見一片冥然（冥者，暗色，模糊也。）所以稱這一片冥然為「冥初」，而說這就是天地初造之始。這有點類似老子的「混沌」，儒家《易經》也有類似「混沌初開」的說法，而稱之為「無極」，彼言「無極生太極，太極生兩儀」。拘舍離外道亦將此混沌的冥諦稱為是天造地設之初（就是冥初）之主諦（主要之理、或者主要之法），這冥初朦朦朧朧的主諦（其實是他自己能力不夠，看不清楚，實相並非如此），

他們又稱之為「世性」，而說：世間一切眾生，從開天闢地以來，就具有此性，所以此冥蒙之性便是世間之性，所以稱為「世性」。又，更重要的是，他們說，這冥初之主諦（就是世性）就是生出一切眾生之本源，一切眾生皆從此冥諦生。這個很像儒家的「無極生太極，太極生兩儀，兩儀生萬物」；「兩儀」，就是陰陽。「各有所還」：「還」，就是去，就是滅。去就是對來講的。諸塵若滅，滅是對生講的。識心亦皆各滅去；如果是本性，就沒有滅了，它一直存在啊！

{義貫}。佛告阿難：「若」你「以」能「分別我說法音」音聲之心，「為汝」之真「心者，」則「此心自應離」其所「分別」的「音」聲，而仍自「有」能「分別」之體「性」（真心應離塵有自體性）；這「譬如有」旅「客」（六識心），「寄宿旅亭」（緣塵於心分別），「暫止便去」（就是塵滅識亦滅），「終不常住」（識非恒常），因為它是生滅。「而掌亭人」（就是常住真心），「都無所去」（就是真心是不滅、不動、不失的），如此方得「名為亭主。此」時的情況「亦如是：若」分別法音者為「真汝心，則」應「無所去」，常住不滅，「云何」它卻「離」於音「聲」即「無」能「分別」之自「性」呢？「斯」理「則豈惟」是緣「聲」塵而有「分別」之「心」為然，就是連能「分別我」（如來）的三十二相「容」貌之心，也是因相而有，只要因相而有的生滅意識心、執著心，就是妄想，並非常住，若彼心「離諸」所分別的「色相」，便「無」能「分別」之自體「性」。就是作不了主，意思就是：被牽著鼻子走了，情緒作不了主，完全被牽著鼻子走，執著無法停止，就是意識心；分別無法停止，就是意識心；情緒無法控制，就是意識心。「如是」之理「乃至」可運用于修

行人，當他們習禪時，即使因離於一切色香味觸等六塵，而令一切「分別」之性好像「都無」，而達到一種相當寂靜的境界，這個境界既「非」如「色」界之四禪定，又「非」如無色界之四「空」定；而「拘舍離等」外道六師，於此卻迷「昧」以「為」真的是世間「冥」初之真「諦」，就是從這個開始。更說彼冥諦為能生萬法之因；然而此境界實在是若「離諸法」塵之「緣」即「無」能「分別」之體「性」，就是離塵無自體性了。故非一切眾生之生因。如此看來，「則汝」緣塵的分別之諸識「心」之「性」，塵若滅的時候，亦皆「各有所還」滅，這意思是：意識心是借重相所產生的，喜、怒、哀、樂，喜的相還於那個假相，這個喜無自性；怒，因為這個相而怒，這個怒還於這個假相，那個怒，咦？也空無自性。所以，喜、怒、哀、樂，其實都空無自性。修學佛道的人，內心充滿著法的喜悅，這個喜就是從內心就像湧泉這樣湧出來，你就找對了！如此的話，「云何」說它「為」常住不動之「主」？這一段就是：意識心是客，意識心是來如來藏性作客的，千萬不能一直死執不放。再講貼切一點的：生滅執著的意識心，是來如來藏性作客的，如來藏性是主人，是沒有執著的；生滅意識的分別心，是來如來藏性作客的，它不是主人，不要搞錯了！所以，修學佛道要用平等心、要不顛倒、不起顛倒見，了解說什麼是來如來藏性作客的？記得！客生滅無常，停不住的。所說，你要修行，要去發現那個主人，就不受任何的影響。

**{詮論}**。阿難由於緣佛聲而有分別之心，是為散位的第六同時意識，也就是六識的粗相。而外道計非空非色的分別心，則是定位的第六意識心（就是定中獨

頭意識)，獨頭就是不假借外境，單獨而起的意識心，完全在定；可是，那個定中獨頭意識，外道的定中獨頭意識就像什麼？就像那個魚被冷凍，解凍以後，這一隻魚還是活的；意識心暫時被冷凍，就是類似定中獨頭意識。外道已經很不簡單了，再一放，它又活躍起來！此則為第六識的細相。此二種六識心雖有粗細之別，然皆同屬於「緣心」，最重要就是能緣之心，就是能所不斷，有能緣之心，就有所緣之境，煩惱不斷；煩惱不斷就是生死不了。皆是生死之根本。佛在此特地引外道的細心，以對顯（就是襯托）出阿難的粗分別之緣心，意思就是：連外道那樣微細息止的心，都還不是真心本性，都還是第六緣慮之心，則你剛才說你所悟的，怎麼可能是「本元心地」呢？



勤修清淨波羅蜜 恆不忘失菩提心

滅除障垢無有餘 一切妙行皆成就

*Email: dakuan00@yahoo.com.tw*

佛教經典功德會 釋大寬法師 合十 分享

[電子書免費下載 PDF for Apple iPad Acer ASUS HTC WIKI](#)

<http://www.muni-buddha.com.tw/book/>